

重 璋 總 校 官 傳 郎 臣 高 拱

學 士 臣 羅 景 淳

分 校 官 編 修 臣 陶 大 臨

書 寫 儒 士 臣 謝 月 樓

閱 點 監 生 臣 陶 大 臨

臣 徐 浩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三十四

九真

陳

陳萬福

貞觀政要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麴數石。太宗賜其麴。令自負出以耻之。

陳易從

彭州古今集唐高宗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洮河道大總管李敬立將兵十八萬與戰於青海易從之父以工部尚

書左衛大將軍深入為吐蕃所掠諸子詣關請入吐蕃贖其父勅聽次子省之即易從也。比至父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走萬里負之以歸。見者流涕。厥後易從為彭州刺史。庚唐昌并沱江鑿派流合棚口岐水。既九隴唐昌田大獲其利。後易從坐李敬業事。就州被害。民皆憐之為立祠。有廟在城西三里許五代蜀封順政公。今荒廢。

陳嗣

唐陳拾遺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故居士陳君碑。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祗自汝南仕蜀為尚書

令其後蜀爲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
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爲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
人。爲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爲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
弟太譽。太蒙。蒙爲黎州長史。都督護南梁二郡太守。藥爲本郡司馬。即君
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爲仕。得墨子五行秘書。而隱於武東
山。生烈祖湯。仕郡爲主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廣。迺過早卒。君即
迺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泰已歸。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
迺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
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
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憂於道。遂親終殯。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
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堅高。居農野。永歲推閭。漢有王丹者。放告不
仕。家累千金。以自養。因稼勸者。載酒有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
彼王丹者是爲政矣。奚其爲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山書。務農政。
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陵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也。原田每每。黍稷稔實。
漢。汶陽之稼如雲矣。春。載華。歲。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常乘肩
輿。省農夫贖田畷。刑以肅情。悅以勞勸。若孫吳之用兵。驚鳥之搏擊也。俾

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惻寡。賑窮乏。凡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國有喻衣食帶刀劍。惟埋胠篋之類。闕爲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雅素。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露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飾廉恥。將欲較君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嚴。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世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適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藏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答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與。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趙趙竹竿。猗猗幽龍。其與禍敗之遠。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一老不免於薇蕘。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舍道以制嗜慾。違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者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戒曰。啓予足。啓予手。我聞古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歟。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

奉先人之清業也。有子某等。皆能祇奉遺訓。事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月日亥月載踰卜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沒矣。仁何以名。陵谷不朽。匪唯頌聲。小子不敏。謹述鄉人之教。其詞曰。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旂鼎氛氲。生我君子。於鏐元真。惟孝肅悌。惟仁善鄰。樂我耕稼。忘我縉紳。茫茫田畝。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搗勸。親爲夫子。植杖而耘。父者何慕。鴻飛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獨終矣。不孝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寡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驕奢自欲。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陳元敬

與地紀勝元敬即子昂之父也。現偉個儻。弱冠豪俠。屬郡人阻飢。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

第拜文林郎。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年十八年。見陳伯玉集趙儂頌。陳怡道業撰府君有周文林郎陳公墓誌文。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爲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德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法。隱於郡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爲郡王簿。湯生祖通。

通早卒。生皇考。辨爲郡豪傑。公河目海口。驚顧虎頭。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群書秘學。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間所服。耆耆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潛道有德。穆其清風。邇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傑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君爲西南大憂。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德也。州將縣長時。感陳議。青龍癸未。唐曆云微。公乃山棲絕穀。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天象。無所不達。嘗宴然坐。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牙時。發乃茂。不可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遇合不同。造膝而恃。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禹天下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天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版蕩。天紀亂也。賢聖不相逢。老聃仲尼。淪溺國世。不能自昌。固有國者。享年不永。彌四百年。餘戰國如糜。至於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夷胡奔突。賢聖淪亡。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隱化于松館。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佛谷之中壘也。銘曰。賢者避地。邀其佳分。鳳兮鳳兮。誰能象兮。

爲呼我君。懷寶不誡。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賢聖罔象兮。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陳子昂

新唐書列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

世蓄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飭大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藏子昂上書盛言東都勝壤可營山陵武后竒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主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過命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

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虐暴虐。詬黜天地。川澤沸崩。人用怨怒。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來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溲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舍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廼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雋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籍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滯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覡淫祀。樊感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舉。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

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令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何為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賈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則不避疆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矣。欲望遠賢下不肯。豈可得郡宰相奉詔。盡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嚴為眾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教。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故才良。未入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普免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

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紐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倉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領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畏狄利。以廣地。獲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空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練九姓。疆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安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角亡。務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我之長策也。未戎有烏獸心。親之

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烏駝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城羅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畏亂。羌鯁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獲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踰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之使亂。誨之使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輿。此國事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藏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或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茲回不測。伺我邊鄙。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矣。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餽。一句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

十餘也。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隸甘涼士馬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敢大入。嚮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要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逆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懷懼。故聖人賞措刑也。比大赦。滌蕩群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鈞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修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教法慎罰。若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

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鳳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而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祿之。周思茂。竊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思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啞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啞而止餐。國不可以一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勸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節。勵勉百億。古之賞一八十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徃役日廣。兵甲日繁。頓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

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臣賊十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生。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晚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連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亶討契丹。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亶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一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制勝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碩之境上。未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為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亶以其懦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亶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為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兄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性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與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

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

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董衡釋音壇司亥切。高矣也。癯其俱切。毒也。扶直

乙切。隹才笑切。嘴也。寧荒故切。邛謨郎切。北。邛山名。墟丘於切。丘也。詹古外切。葛葉底。杯薄候切。手鞠物也。察側界切。病也。賴夷周切。鞋車。鈕女九切。鄭慕各切。縣名。在河間。讀入連切。水中有石。奇衆綺切。偏引。驢渠婚切。

鑄呼詩切。孔也。鍾音逆。野餉。得許嬌切。蹠足九切。段也。繪古外切。後也。蒙

許微切。阪甫達切。坡阪。辱鉏山切。弱也。龜茲上桂尤。下牆之切。推古安切。猶夷周切。草也。諱許孟切。明諱。舊唐書列傳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豪

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爲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

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曰。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

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履而

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伐夸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遭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克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顯顯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於今日矣。況皇太后以文母之賢。叶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運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爲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出京。師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以爲過矣。伏自思之。生逢聖世。日沐皇風。自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淮龍。北望玉階。東面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陳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衆。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耗。千里羸粮。北國丁男。十五棄塞。歲月奔命。其弊奚堪。秦之首尾。今爲闕失。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飢。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

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贏餓之餘。得保沉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派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責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史。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撻羸老。鑿山截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氓。再罹飢苦。僅不堪其弊。有一遁逃。子來之頃。將何以述。亦宗廟之機。不可不深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匠時之蓄。一句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遠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殛得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轅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峯。北對蒿邨。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